

邵阳诗韵

磐字岩诗赞修路(外一篇)

刘宝田

磐字岩原在绥宁县境内。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大德十年(1306),绥宁县主簿陈敬主持拓修枫门岭至当时县城寨市的驿道,至元武宗海山至大元年(1308)竣工。武冈路老主簿官王光祖清明至绥视察,欣然命笔作《磐字岩二首》,题写于杉木坳崖壁上。

后有长沙黎震将其镌刻于崖壁:“至大新元,岁在著雍涿滩(1308)。节届清明,古徽道平,都梁老牧王光祖以二诗书苍崖,纪其岁月。

山深林密履崎岖,倏然今皆化坦途。有若馨香能勉力,顿教处处盖通衢。有心夷险破嶙峋,不怕危如蜀道难。得见政平还若此,路通千里万民安。”

著雍,岁阳之名,十干中戊的别称。《尔雅·释天》云:“(太岁)在戊曰著雍。”太岁者,古天文学中假设的星名。将黄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分为十二等分,以“太岁”所在的部位来纪年。涿滩,太岁年名,太岁在申曰涿滩。这位老州牧爱吊书袋子,“岁在戊申”,他偏要写作“岁在著雍涿滩”,真是好古奥深艰成癖矣。绥宁,唐贞观十一年(637)至北宋崇宁元年(1102)曾名徽州,所以曰“古徽道平”。诗还算通俗,但又用了一个生僻的“馨香”。“馨”,即

仇。仇香,字季智,东汉末陈留(开封)人。因曾任主簿,后人用以代称主簿,此指陈敬,即若主簿们都像陈敬,顿使处处变通衢。第一首为主持修路的陈敬鼓掌点赞。嶙峋,高峻的山峰,由赞扬修路延伸到了赞扬治政清平,路通民安。这倒也是事实,修路能造福民间,古今一理。所以,至元年间,元朝从六品儒林郎陈良诚亦有《磐字岩》评赞:“盘空石磴转遥岑,旌旗参差隐树林。诸葛三经泸水险,伏波九曲武陵深。细询父老求民瘼,熟讲诗书变俗音。持节行秋莫辞远,疏慵多愧望霓心。”由修路解瘼,说到兴文变俗,自省到为官不要“疏慵”,以不负百姓之望,心中有黎庶在,不失有良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诗风。

改路纪事再传诗

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古人亦懂。所以,一修路成功,歌之咏之者不乏其人。古徽州磐字岩路兴以后,赞者风起,元代零陵(今永州)唐遇,一口气就写了《磐字岩改路纪事三首》。

第一首歌颂修路的“德政”,记述“吟鞭一跃”而“履坦”的便利:“万口宣传德政碑,吟鞭一跃蹙山西。置邮何患经枫岭,履坦应须过蓼溪。仰面半天山月

小,回头千里洞云低。丹霞绿树浑无恙,德泽无由见旧题。”第三联以路途“仰面”见山高月小,“回头”见洞云低回,暗写山势之危峻、旷逸,而怀念辟山坦途之“德泽”。

第二首承接地貌之坎坷逶迤叙述修路之前行走的不便和修路之后的面貌改观:“风清气里翠拥屏,绿蚁行人寸步难。本是平心忧境内,故留坦道在民间。一鞭稳趁春风便,五岭空雄夕照间。贤宰兹为今有几?好将岁月纪徽山。”“坦道”平险,“五岭”无碍,非“贤宰”不能为也。

第三首,继续写登临驿路的所见、所感:“叠嶂层峦驿路遥,忽惊眼底失崖峽。一清似水谁能滓?定力如山不可摇。露湿短亭连坦道,日笼高柳荫长桥。我来赞画知为政,聊赋诗章继里谣。”还是归结到点赞“为政”。

诗纪其事,其意有相互重迭之嫌。我想是作者衷心赞赏这种“为政”善举,反反复复,不吐不快吧。只是不知当时民间赞颂的“里谣”是什么。1968年,公路扩修时,炸毁了崖壁。于是王光祖的题诗以及绥宁县教谕李同孙,还有陈敬等人刻于崖壁的修路记都灰飞烟灭了,让后人失去了一个凭吊先贤、继踵传统的人文胜景。



思想者营地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赵青新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所有人都上了一堂严峻的课。阅读是亡羊补牢的举措,我希望从中获得常识和经验。

美国记者、科普作家劳里·加勒特,长期关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先后摘取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三大新闻奖。《逼近的瘟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是她的代表作。

该书梳理了近些年流行疾病发生的历史,考察的具体事例包括玻利维亚出血热、马尔堡病毒、黄热病、巴西脑膜炎、拉沙热、埃博拉、猪流感、军团热、艾滋病。瘟疫来袭,人类措手不及,健康遭受严重威胁,恐慌情绪也在蔓延。文化人、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政治首脑、宗教领袖、社会民众,各自会有什么反应?作品以缜密的考证、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人类与这些疾病斗争的艰难历程。

病因并非毫无根由,常与某种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密切相关。比如,马丘波病毒。20世纪中叶,玻利维亚掀起了一场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运动,打乱了卡洛米斯野鼠的天然习性,这种啮齿动物迁居到城镇居民家庭,带来了人类无法抵抗的病毒,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病。类似的情形也是其他疾病爆发的原因。

自古以来,人类就遭受瘟疫的威胁。18世纪、19世纪近代医学兴起,20世纪医学更是突飞猛进,除了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少数例外,似乎不再有疾病能够大规模地威胁人类的安全。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人类历史上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本书在微生物的层面上探讨

了进化生物学,仔细观察了病菌和传病媒介如何变化,来对付人类自我保护的防御武器。微生物的生存是一部传奇史诗,充满着无尽的冲突与合作。没有微生物,我们将无法消化、无法呼吸;没有我们,绝大多数微生物依然无恙。人类不可妄自尊大,随意破坏微生物群落的均衡生态。回顾往昔,有多少疾病是因为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或者贪吃野味而引起的呢?

同时,本书还考察了人类如何通过计划不周的发展项目、指导不当的医疗措施、方向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目光短浅的政治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在疫情期间的糟糕处理,欠下了一张张巨额的医疗“账单”。这些疾病有很多发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地区,贫穷和落后是一层原因,新殖民主义对当地经济的剥削和造成的生态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

疾病是天灾,也是人祸。最典型的,莫过于艾滋病。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描述的,艾滋病成为强烈的“疾病的隐喻”,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罪责和社会机体的弊病。《逼近的瘟疫》作者劳里·加勒特告诫我们,必须重建关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接受人类也是食物链一环的局限,学会与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地球村里。

在本书序言里,作者说艾滋病教育了我们,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或对所有人的健康威胁,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作者还以2003年中国SARS作为案例,说明及时应对的重要性。作者说,SARS之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传染病几乎完全公开透明,这种态度可以使世界免受劫难。从当前的现实来看,我们在实践工作上依然有不少差距,应该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品茗谈文

古典小说寻鼠踪

张天野

鼠乃十二生肖之首,在古典小说里它也是一个香饽饽。

《西游记》里有俩鼠精,一是黄风怪黄毛貂鼠精,一是地涌夫人金鼻白毛老鼠精。这两位乃西游妖界少有的俊男靓女,而且都出身灵山,跟佛祖有点关联。黄风怪偷吃了琉璃盏里的清油,地涌夫人偷吃了香花宝烛。俩小偷战力不俗,给取经团队惹了不少麻烦,可因为“背后有人”,都没受啥处罚。人们常说“投鼠忌器”,看来这西天鼠辈也受佛光眷顾呐,呵呵。

《水浒》中的鼠辈是正经八百的人类,只是有很传神的鼠绰号。梁山泊诗翁白日鼠白胜,在智取生辰纲里激情演唱了“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登场十分耀眼,可惜后边被捕“掉链子”,典型的虎头“鼠”尾式角色。东京大相国寺菜园泼皮首领过街老鼠张三,曾和另一波皮青草蛇李四联手攻击鲁智深,失败后拜花和尚为师,也很博人眼球。鼠是夜行动物,白日鼠、过街老鼠这俩绰号足见其胆大妄为。

《红楼梦》第19回宝玉讲了一个老鼠精变美女的小故事。宝玉其实“居心不良”,把林黛玉的姓名、籍贯以及香这个敏感字眼嵌入故事,调侃了一下“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曹雪芹可谓匠心独具啊。

《儒林外史》第24回出现一

个叫石老鼠的泼皮,敲诈冒名顶替的牛浦郎。鼠牛大战,丑态尽出,令人忍俊不禁。

说起来,最著名的古典小说鼠辈还得属《三侠五义》里的陷空岛五鼠。五鼠又称五义,他们的鼠绰号很有特色,分别是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和锦毛鼠白玉堂。包公向仁宗皇帝保举五鼠时,怕钻天、翻江犯忌,还专门给卢方、蒋平改绰号为盘梳鼠和混江鼠。据说作者石玉昆构思此书时在礼王府。书房里有幅《耄耋图》,画着白菊花绽放,猫儿正扑向蝴蝶,墙壁恰在此时有处塌落,掉下一窝老鼠,石玉昆由此构思出御猫展昭和五鼠以及花蝴蝶花冲、白菊花晏飞、陷空岛,小说骨架呈现。我们还真得感谢那窝老鼠,要不就没精彩的五鼠闹东京故事啦。

《聊斋志异》里鬼故事、狐故事挺多,可也有几篇鼠故事。《鼠戏》描述艺人训练小鼠惟妙惟肖地演戏。《义鼠》则写了一只老鼠为抢回同伴的尸体,勇斗大蛇。《大鼠》则讲明朝皇宫里有只老鼠巨大无比,许多猫都成了它的口中餐,一只外国进贡的狮子猫机智勇敢,趁巨鼠疲惫时,咬住其脖颈,最终战胜了巨鼠。

古典小说里的鼠生百态,描摹的其实也是人生百态。掩卷沉思,也是耐人回味啊。



层林尽染

雷洪波 摄

史海钩沉

蔡锷与小凤仙关系的历史真相(中)

周玉清

蔡锷与小凤仙从来没有惊世的传奇爱情。

第一,小凤仙并非美女,蔡锷并没有沉迷于小凤仙。1913年2月下旬(当时蔡锷还在云南任都督),《民主报》按照八大胡同的惯例,搞过一次“色科”评选,评出“博士”4名,“学士”33名。小凤仙榜上无名。据跟随蔡锷到北京的滇军师长李鸿祥回忆,小凤仙本来是他逛八大胡同时招来的雏妓,年方十四五岁,貌非甚美,而歌喉婉转。蔡锷当时也在坐,觉得小凤仙唱得不错,就征得他的同意“转条”(就是换一个专听的承包人)。

再则,蔡锷在北京的工作,尽职尽责,勤勉任事,业绩斐然。据周钟岳撰文回忆,蔡锷1913年10月4日到北京时,职务是“陆军编译处副总裁”,1915年5月9日才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到同年11月11日逃离北京,不过短短的半年时间,蔡锷领导并参与制定的经界法规数十种,并编印成书。他还指定人员研究中国田赋制度,并派员出国考察,搜集中外研究成果,编辑成《中国经界概要》《各国经界概要》两部文册。这么多文稿,这么多研究成果,就算蔡锷工作放手,工作量也是巨大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是少不了的。由此证明,蔡锷与小凤仙来往是有节有度的。正如周钟岳批驳王公竣文章所言:“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安有

……惟逛娼赌,以求消遣之事?”

第二,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谈不上才女。小凤仙原籍何处?杭州、扬州、河南之说都有,且不说它。她在蔡锷逝世后,还在八大胡同待了一段时间。后嫁给东北军一师长(一说旅长),同时移居沈阳。师长死后,又嫁其厨师陈某。不料陈某也死了,第三次改嫁给丧妻且有四个孩子的李振海。1951年春天,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住市政府交际处招待所。改名为张涤非的小凤仙意欲求梅兰芳给予经济上帮助,于是写一短信求见。信不足200字,不仅语言欠流畅,而且还有两个错别字。梅兰芳与小凤仙见面时问她一些情况。梅兰芳秘书许姬传记录了小凤仙自我介绍的原话:“我的父亲姓朱,母亲是偏房。大老婆瞧我们不顺眼,母亲带我离开朱家单过。母亲死了,姓张的奶妈抚养我,所以我姓张。辛亥年,奶妈在浙江抚台增子固(指清末最后一任浙江巡抚增韞)将军家帮佣。革命军炮轰增府,奶妈带我逃到上海,把我押给姓胡的学戏,到南京卖唱为生。十三岁那年,正遇张勋攻打南京,我跟胡老板逃回上海。以后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做生意,就认识了蔡将军。”一般说来,卖唱之人,又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只可能粗通文墨,不可能懂诗词歌赋。

小凤仙的才女称号,与蔡锷追悼会

有关。查阅有关资料,1916年12月1日,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北京的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蔡锷追悼大会。孙中山、黎元洪(时任大总统)、冯国璋(时任副总统)、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等都送了挽联。小凤仙作为与蔡锷关系密切的名人,也提交了一篇诔文和长短各一副挽联。长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廿年北地燕支,自渐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短联为:素车白马而来,谁料周郎竟短命;名士美人无数,早知李靖是英雄。这两副挽联文笔了得!在立意、用典和平仄工对等方面堪称上乘之作。于是,小凤仙在极少有人知道内情的状况下,被社会各界文化人士誉为“才女”。其实,小凤仙提交的诔文和挽联,均为相关文人抱着不同目的代笔所撰。何人代笔?众说纷纭。流行的说法之一是,诔文的代笔者为曾任《爱国晚报》主笔的王血痕;长联的代笔者为易宗夔,他在《新世说》一书中收录了此联;短联的代笔者为江苏常熟人庾病红,他在《红脂识小录》中记录了此事。

第三,小凤仙够不上侠女称号,策划和帮助蔡锷出走北京到天津的,是蔡锷的老师、部下和同学,与小凤仙毫不相干。说小凤仙是侠女,是坊间传说小凤仙躲过暗探,用骡车载着蔡锷到丰台火车站,蔡锷才得以逃脱。